



## 唐代三彩人面镇墓兽

■河南新乡 周舟

镇墓兽是在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陪葬器,其主要功能就是威慑鬼怪,保护墓主人的灵魂免遭鬼怪骚扰。

镇墓兽的源流应为《周礼》中记载的方相氏,“方相氏掌蒙熊皮,黄金四目,玄衣朱裳,执戈扬盾,帅百隶而时难,以索室驱疫。大丧,先枢。及墓,入圻,以戈击四隅,驱方良。”

早在战国时期,镇墓兽就已经出现,在湖南、湖北和豫南的许多楚墓中皆出土有大量镇墓的神物。楚墓中镇墓兽众多,这与楚人崇尚巫术鬼神有关。

《楚辞·招魂》中说“魂兮归来,君无下此幽都些!土伯九约,其角觺觺些。敦肤血拇,逐

人馯馯些。三目虎首,其身若牛些。”

这句辞文充分说明楚人在死后的世界观,土伯作为阴间幽都的统治者,长相恐怖,追逐着亡人的灵魂。面对恐怖的身后世界,楚人需要一种神物能保护自己死后的灵魂,镇墓兽就应运而生了。

由于汉代人认为虎兽与柏树有驱鬼镇墓的功能,故而两汉时期的墓葬中镇墓兽较少。到了西晋时期,镇墓兽再次多了起来。南北朝时,镇墓兽往往成对出现,均为兽体,一人面,一兽面,多做蹲踞状。兽面镇墓兽的兽面开始由虎面向狮面演化,头生短曲独角或头顶后部伸出一冲天戟。人面者,头顶有直立独角,面容和善。隋唐时期,由于

国家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,厚葬之风盛行,具有震慑鬼魅、守护亡灵功能的镇墓兽成为唐墓中普遍存在的随葬器物。镇墓兽在墓葬中也有了固定的位置,它与武士俑、天王俑放置墓室前部,迎门列布。

这是一件馆藏唐代三彩镇墓独角兽(见图),出土墓葬不详,残高64厘米。镇墓兽昂首挺胸,前腿直立,后腿蹲坐,呈蹲踞状。兽身下有台座,台座镂空,有数个规则圆孔。人面,鼓目圆瞪,张口露牙,两耳对称似猪耳,双耳大而厚,头上有一独角,粗壮高耸,现已断。肩部生有双翅,分瓣型蹄足,前腿粗壮,前后腿距离较近。周身装饰精细,头部、面部露胎,首部以下以褐色釉为主,并施以点状绿釉和

浅黄釉,前腿中下部呈浅黄釉,整体自然流釉、浑厚温润、色彩亮丽。根据梁广峰的《中原地区隋唐镇墓兽和镇墓俑研究》对隋唐镇墓兽的形式分析,这件镇墓兽应为甲类AaⅢ式(唐三彩,独角粗壮高耸,鼓目圆瞪,象耳向两边对称展开,肩生锯齿状羽翅,兽背直立,蹄足,前腿粗壮,足下踩梯形镂空台座,周身以绿釉彩为主,间杂黄褐釉彩,通高70厘米),大致时间是公元710至760年,即盛唐至中唐时期。

唐代国力雄厚,伴随着厚葬之风,这一时期的镇墓兽多体态高大,造型精美,釉彩鲜艳。这件镇墓兽符合当时的盛唐气象,也清晰地反映出唐代镇墓兽造型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,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。

## 宋元鹤壁窑残枕词意延年

■江苏南京 胡剑明

“山市晴岚:山市初收烟雨,纤展晴岚,云开分黛,入楹檐,晚来添,翠影拖天,图不得,(泼)新蓝,高楼不放下,(珠)帘看还卷。”

近日,江苏古陶瓷研究会会员、南京收藏家叶伯瑜向我介绍了一块宋元鹤壁窑残枕(见图),他说,“昨夜读这块古瓷上的词,因为原诗未有断句,加之残缺三字,早上起来又读一遍,觉得还是断成“高楼不放下,珠帘看还卷”更好一些。很美的一首词(曲),仅40个字就把雨晴山碧的美景写得极尽传神。遗憾的是,由于知识有限,搅尽脑汁,我也没弄清这词(曲)牌……”叶伯瑜先生按自己的理解,对残枕上的文字作了识读与断句,之后他解读说:“山间的雨停了,烟云消散,蓝色黛色的山峰都展现出来,映入我的屋檐。傍晚这翠色的山影连着蓝天,怎么也画不出,就像泼倒的靛蓝颜色。我在高楼上痴痴看着雨后的山色,舍不得把珠帘放下,为了让山色更多涌入窗内,把珠帘卷了又卷。”

我们知道,鹤壁窑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民间瓷窑场之一,始于晚唐,进入北宋中晚期后达到了它的烧制高峰,终于元,烧造历史达五百年之久,相关文献资料至明代才出现。其烧造的器物与磁州窑风格相同,它属于磁州窑系,其瓷语诗意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鹤壁窑还有一段民间传说:古时,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祭祀的神仙与神灵。鹤壁窑的陶工们有着很深的传统宗教信仰,在他们心目中,想必陶瓷制作与烧造是件神圣的事情。由于古代窑场烧窑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,行话说,“三分坯,七分烧”“生在成型,死在烧成”“泥中陶瓷,火里求财”等。因此,每次烧窑之前他们都要先敬神灵。后来,逐渐发展到窑场建窑也必须先到火神庙敬奉。

传说,在唐贞观三年,深夜,西寺望台村正南方向天降火球,顿时火焰熊熊,村南一带如同白昼。鹤壁一带连年大旱,尤其是黄河两岸旱情更重,颗粒不收,人们无法生活。有一天,来了一位张氏年轻人,发现此地的五色

土,土质细腻,是制瓷烧瓷的好原料,同时还发现这里地下煤炭充足,于是带来全家老小,在此安家落户,以烧瓷为业,售销瓷器为生。他不但烧瓷技艺高超,而且品德高尚,乐于教人授艺,传人配方秘法。在他的召集和带领下,西寺望台村一带,除种田挖煤外,几乎都做起了烧瓷的营生,人们的日子从此过得殷实富足。众邻都说,张氏年轻人降服了烈火,为乡民办了件好事,并对他十分尊崇,村民认为他是“火神”下凡,护佑一方村民的生计。他死后被乡民修庙供奉为“火神”。所以,火神庙香火旺盛,至今当地制瓷业还保留着祭拜火神的习惯,很多脍炙人口的传说至今还在演绎着鹤壁窑场曾经的辉煌。

鹤壁窑朴素本真的自然美、文质彬彬的生活美和讲究意蕴的艺术美,代表了老百姓对本真和朴实美的向往。鹤壁窑的坯体是用本地的白瓷土作为化妆土,白与黑的对比都来自当地的矿物质原料,其代表性产品“白地黑花”是以中国画的表现技法,在施有化妆土的坯体上绘画作诗,再用透明釉覆盖,入火烧成后,画面呈现铁锈般的赭红色调,所以又有“铁锈花”之称。

叶先生介绍的这件残枕,白釉褐

彩题诗,外部通体米白釉,釉色纯正。器物自上至底,各绘粗细弦纹五周,将器身分三段。围部绘花卉和缠枝牡丹,上部有双线方框,内有行楷湿划诗文,纵八行40个字“山市晴岚:山市初收烟雨,纤展晴岚,云开分黛,入楹檐,晚来添,翠影拖天,图不得,泼新蓝,高楼不放下,珠帘看还卷”,这件白釉褐彩题字枕词意延年,体现了民间审美情趣的发展与民俗文化的雅化。鹤壁窑属于磁州窑系,但又别具一格,往往博采众窑之长,又高其一筹。河南鹤壁古瓷窑研究会会长、古瓷窑烧制技艺传承人张卫国说,鹤壁窑匠在宋、金、元时代共创造了30多种装饰陶瓷技法,简直可以说集陶瓷装饰方法之大成,鹤壁窑以其独特的有规无束刚劲豪放,潇洒自如的艺术风格,影响后世。

千百年来,鹤壁窑火不仅烧出了难以计数的陶瓷精品,也衍生出绚丽多彩的鹤壁窑的诗意不绝的中华文化。这种文化既包含着陶瓷业博大精深的技术和艺术成就,也蕴藏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美好传说。正是一辈辈的陶瓷手艺人的坚守与创新,才让我们今天可以领略到鹤壁窑文化的风姿绰约,感知到它无穷的艺术魅力。



## 明初龙泉窑青釉印花扁壶



■上海 高阿申

该壶通高11.3、口径3.5×3、足径4.9×4厘米;扁体,薄胎。通体满釉,釉汁肥腴,色呈翠青。壶身上下凸印人字形席纹。胫部为菊瓣纹,腹部对称的鸡心开光内饰折枝牡丹纹,开光的两侧饰卷草纹。壶身系前后二部分拼接,器内可见竖拼痕,并有指印痕及麻布印痕。足为灰胎,质地坚硬。

盖的子口与底足上,火石红无浓淡变化,通体一色,色调深沉,不泛釉光,此即“窑红”,为火石红形式之一,龙泉窑多见(龙泉窑胎体上,另有一部分泛釉光的赭红色,系使用了护胎汁,称“刷红”)。流的内口与外底面的缩釉处,亦有明显窑红。这类缩釉处出现的窑红,系高温下的氧化铁红,因釉的流动或收缩而依附于突然暴露的涩胎上而自然形成,故很难伪造。现代仿制品上,作伪的手段以“刷红”为主,但色调较龙泉窑古瓷的刷红刻板,色泽缺少变化,而“刷红”的釉斑也往往显得拘谨、做作、不自然,缺乏应有的流畅感。

明代早期,质量上乘的部分龙泉窑产品,在造型与纹饰上与景德镇同期青花瓷极为相近,如盘、瓶、碗等。此壶尺寸、造型、纹饰,与永宣时的青花梨壶相类,断其为明初之器。